

彝语方言学

朱文旭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彝语方言学 朱文旭著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 .11

ISBN 7 - 81056 - 984 - 8

彝 ... 朱 ... 彝语—方言学—高等学校
—教材 H21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1689 号

彝语方言学

作 者 朱文旭
责任编辑 戴佩丽
封面设计 马钢工作室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72815(发行部) 传真: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13.875
字 数 350 千字
印 数 2000 册
版 次 2005 年 12 月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1056—984—8 H·104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我做过藏缅语一些语言的方言调查研究（对哈尼语方言做得较多），深知方言调查研究之艰辛。你要获取这个点的材料，就必须亲自到实地做田野调查，一个词一个词地、一个句子一个句子地记录、整理。既要忠实地记录语言本体的特点，又要掌握与方言相关的社会地理、民俗风貌等状况；不但要了解该点的情况，而且要知道周围方言、语言的特点；既要横向的材料积累，又要有纵向的历史参照；……方言调查研究面临着许多理论、方法问题。诸如方言的划分、方言内部层次的确定、划分方言的标准、怎样解决方言间的模糊度等。过去常用的方言调查研究方法有描写法、比较法、考证法、社会文化参照法、地图标示法等，随着计算机在语言研究中的不断使用，方言研究面临着语料库建设的重大任务，如何使方言研究精密化、数字化成为语言学家追求的方向。

方言调查研究在语言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具有多方面的价值。方言的平面，在一定程度上是语言历史的写照，从方言中可以看到语言历史的遗迹。丰富多彩的方言特征，是丰富普通语言学的重要源泉。方言中蕴含着大量社会文化特征，为研究社会历史、人情风貌、民俗地名、地域文化、婚姻家庭提供大量有用的证据，是民族学、人类学、地理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所不可缺少的。更重要的是，方言研究有其重要的应用价值，能为语言习得、信息处理提供服务。

汉语方言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最古可推至汉代杨雄的《方言》。到了20世纪初，汉语方言调查研究有了较大发展。从这一世纪20年代起，陆续出版了《现代吴语的研究》（赵元任，1928）、《闽音研究》（陶燠民，1930）、《厦门音系》（罗常培，1931）、《临川音系》（罗常培，1941）、《粤音韵汇》（黄锡凌，1941）等。新中国建立后，汉语方言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其重要特点是方言研究紧密为我国的三大语文政策——文字改革、推广普通话、汉语规范化服务。方言调查研究不只是学者们的学术研究，更重要的是为了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教育水平，成为政府的行为。从1956年起，在全国各省区广泛开展了方言普查，到1958年共调查了1849个市县的汉语方言。随后，编写了各省区方言概况20种，出版了一大批方言研究著作。汉语方言研究已为汉语史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证据，为推广普通话、汉语规范化的顺利进行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少数民族语言的方言调查，20世纪50年代在创制、改革、改进少数民族文字工作的带动下，曾大规模地开展过，积累了大量的语料，出版了一些方言研究著作。如：《布依语调查报告》（喻世长，1959，科学出版社），《阿里藏语》（瞿霭堂、谭克让，198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维吾尔语方言与方言调查》（高士杰，1990，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壮语方言研究》（张均如等，1999，四川人民出版社），《哈密方言研究》（张洋，1996，新疆大学出版社），《中国布依语对比研究》（伍文义，2000，贵州人民出版社），《普米语方言研究》（陆绍尊，2001，民族出版社），《中国柯尔克孜语南部方言研究》（胡毅，2001，新疆大学出版社）等。还有大量的方言研究成果分散汇集在《语言简志》、《语言概况》以及各类论文之中。少数民族语言方言调查研究的成绩主要表现在：1. 大体弄清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中的方言分布状况，知道了哪些语言方言差别大，哪些语言差别小，方言差别的类型有哪

些，有什么特点等。2. 方言调查研究的成果为创制、改革、改进民族文字提供了重要的依据。特别是创制拼音形式的新文字，没有扎实的方言调查成果就不可能做好选择基础方言和标准音的工作。3. 方言调查研究的成果为以后的语言研究（包括共时和历时）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但是，少数民族语言的方言研究与汉语方言研究相比，无论在调查规模上、调查深度上，以及理论、方法的运用上，都相对滞后。据我看来，存在的问题主要是：1. 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方言分歧十分复杂，虽然过去做过一些调查，但在深度或广度上都很不够，对有些语言的方言状况只能说个“大概”，缺少详细而扎实的语料作为方言分析的依据。2. 方言研究中语音、词汇研究得多些，而语法研究相对薄弱。3. 如何运用现代化手段开展少数民族语言的方言研究，目前只是“零星”萌芽，尚未普及。4. 过去的方言研究主要是方言描写，解释不够，今后应将描写与解释结合起来。5. 方言调查研究的理论、方法归纳做得很多，今后应当加强。过去的方言调查研究，主要是为解决少数民族的文字问题服务的，必然会在调查目的、调查内容上出现一定的局限性。如今把方言调查的目的主要转向探索方言的现状及其演变规律，在调查内容、调查方法上必然会有所调整。

近日读了朱文旭教授的新著《彝语方言学》，感到兴奋、亲切。彝语是藏缅语族语言中方言分歧较大的语言之一，方言之间不能互相通话。彝语六大方言的形式，有其深远的社会、历史、文化的原因，对其研究不仅有助于认识彝族的语言文字使用问题，而且对彝族的研究也会有很大的帮助。中央民族大学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为彝语文专业的学生开设了“彝语方言”课，80年代以后一直在本科及研究生中开这门课。朱文旭老师曾在五个年级的本科生中、三届研究生中讲了这门课，在教学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彝语方言材料及丰富的教学经验。这本教材是他在前人

研究的基础上，经过不断收集新语料、逐步修改、补充而成的。它至少有以下几个特点值得肯定：1. 材料丰富、可靠。大部分材料都是由母语人亲自填写的，可信度高。有些材料是从学习这门课的彝族学生那里调查到的。2. 重点突出彝语方言的特点，如松紧元音、复辅音声母，方言与文字的关系等。3. 理论与事实的关系处理得较好。理论归纳适可而止，不说多余话。4. 注意反映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5. 深入浅出。各节之后还附有思考和练习题。我想，这本专著不仅是彝语专业的一体好教材，而且对彝语研究乃至汉藏语研究都是很有用的。

朱文旭同志长期从事彝语教学研究，不仅彝语、汉语的底子好，而且有较好的语言学基础。他勤学好思，能静下来做学问，难能可贵。我读过他的许多彝语文研究的论文，很受启发，很有收益。我相信今后他在彝语研究上不断会有新的突破。

是为序。

戴庆厦

2002年9月3日

前 言

方言学是以方言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从研究方法的不同来看，方言学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以历史比较方法研究方言在一定历史阶段中变化和发展是历史方言学；以静态描写的方法研究各种方言在某一特定时期的面貌是描写方言学；以绘图的方法研究方言特征在地理上的分布是方言地理学。从研究内容的不同来看，方言学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一般方言理论为研究对象的普通方言学；一类是以某一具体语言的方言为研究对象。一般从事某一方言的全面研究，第一步是对某方言进行调查，搜集丰富的准确的方言素材，系统地描写、分析该方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第二步是用该方言来和共同语进行比较，找出二者之间的语音对应关系，以及词汇、语法的异同，当然这个共同语也可以是同一语言的其他方言；第三步是用研究出来的成果与该语言的较古阶段文献材料加以比较，如果该语言中没有这方面的文献资料，则可以与同语支同语族亲属语中有这方面的文献资料加以比较工作，探索语音演化的情况也是有益的。

方言学的研究还与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等有着密切的联系。一般情况下，研究某一地方的人文历史都非常注意当地的方言土语称谓及语言学方面的资料证据来印证有关问题。例如，唐代南诏政权的族属问题在国际学术界讨论已有 100 多年的历史。国内学者多认为南诏的统治者是彝族。而国外有些学者认为南诏统治者是泰族。根据唐代樊绰《蛮书》所录当地方言土语和南诏

统治者父子连名制系谱等与泰语及彝族语言文化相比较，显然《蛮书》原载的语言词汇不是泰语而是彝语及彝语支语言词汇，从而印证了南诏主要统治者为彝族的族属问题之悬案。

方言学的研究历史在我国经历了传统方言学时期和描写方言学时期。传统方言学时期从汉朝杨雄《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到清朝传统方言学的最后一位大师章太炎《新方言》，当时清儒学者们发现方言俗语可以与古书相印证，于是出现了许多以辑录和考证方言词汇为目的的著作，如钱大昕《恒言录》、吴文英《吴下方言考》等。描写方言学时期从20世纪20年代以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年）为第一部调查研究方言的著作开始，直到今天方言学研究已经硕果累累。

汉语方言学的研究成果，自然成为汉藏语系各民族语言方言研究的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料。

彝语方言学研究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西南联大师生对彝语撒尼话、纳苏话、阿细话进行方言土语的专题研究。例如马学良《撒尼彝语研究》（商务印书馆1951年）；高华年《彝语语法研究》（科学出版社1958年）；袁家骅《阿细民歌及其语言》（中国科学院1953年）。1956年国家派出语言调查工作队对彝语分布的150多个县市普查，大体把彝语划分为六大方言。正当要进行彝语方言的比较研究的时候，恰逢各种政治运动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致使彝语方言研究工作基本上停止，直到1978年拨乱反正后才重新开始此项工作。

彝语方言学研究涉及有关理论问题，也涉及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问题，还涉及方言文字与文化背景问题。

彝语方言学作为彝族语言文学专业必修的一门课程，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央民族学院招收彝语文专业班时的“彝语简介”，到1962年前后停止招生为止，这一阶段该课程只是简单介绍彝语方言情况而已。1980年中央民族学院恢复彝语文专业招

生，“彝语方言比较”从课程的设置到教材的编写都一直没有停止。但“彝语方言学”教材都是以自编的油印稿形式进行讲授。讲授对象有大专生、本科生、研究生、留学生。讲稿从最初的提纲式的简单介绍彝语方言情况，到后来几次去云南、贵州和四川自己的故乡进行田野调查，收集语言材料进一步补充完善。彝语专业的学生由于来自滇、黔、川、桂地区，初来学校都很想了解彝语方言情况，所以“彝语方言学”成为同学们必修的课程。彝语专业的其他民族成分同学则更需要了解“彝语方言学”的基本知识和方法。

彝语方言学专业课，自己从事该项工作从生疏到熟悉，风风雨雨前后经过了近 20 年时间，从最初的一边自编教材，补充材料，参考有关文献，到后来进行田野调查收集材料，如今虽然该教材已基本成型，但需要补充完善的地方不少，俗话说“学无止境”。

彝语方言学作为一门语言学的分支学科，对彝族语言文学专业和彝语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来说，必须系统掌握方言学的理论和方法。为此，“彝语方言学”教材作为基础理论知识课本和彝语言文学专业基础知识读物奉献给读者。

目 录

序

前言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彝族分布及族源
- 第二节 方言的概念
- 第三节 研究方言的目的和意义
- 第四节 研究方言的方法
- 第五节 怎样调查方言
- 第六节 怎样划分方言

第二章 彝语概说

- 第一节 彝语方言的形成
- 第二节 彝语方言的分化
- 第三节 彝语方言的整化
- 第四节 彝语研究的历史概述

第三章 彝语方言简介

- 第一节 彝语六大方言音系
- 第二节 彝语方言语音的调查与研究
- 第三节 彝语方言词汇的调查与研究
- 第四节 彝语方言语法的调查与研究

参考文献

后记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彝族分布及族源

彝族主要分布在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四省区。中国彝族共有 776 余万人（2000 年）。以大凉山、哀牢山、乌蒙山、无量山为活动山区，居住区域北至大渡河以南，东至鸭池河以西，西至澜沧江以东，南跨中越、中老边境，以金沙江两岸、红河流域为中心活动地带。其中凉山彝族自治州和楚雄彝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为较大彝族聚居区域。彝族自治县主要分布于凉山、楚雄和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外的四川、云南、贵州、广西部分地区。

彝族还分布于缅甸、老挝、越南、泰国。据资料介绍，缅甸有彝族约 10 万人，分布在掸帮东部边区。泰国有彝族近万人，分布在龙谷河和莫河之间地带。老挝有彝族 1 万多人，分布在乌癸亚和孟格癸边界山区。越南有彝族 2000 多人，分布在孟康、保乐等边沿县。

研究一个民族的语言必须首先了解这个民族的社会历史、族

称、族源。例如研究汉语“客家话”，首先应该知道客家人的来源问题。彝族很多方言土语与支系的自称相一致，说明历史上他们有共同的语言和历史来源。

彝族自称和他称共有 80 种之多，这种现象和彝语方言土语复杂是一致的。彝族除各种不同的支系称谓外统称“尼”、“诺”，其义为“黑”。这种称谓现象与汉文史志《吕氏春秋·恃君览》、《隋书》、《蛮书》、《新唐书》所载西南夷“乌蛮”、“白蛮”的称谓相合。彝族中也有前加“黑”和“白”，例如“黑保瘤”、“白保瘤”的自称和他称。

彝族族源目前有各种说法，如北来说、东来说、西来说、南来说、外来说、土著说。北来说认为彝族先民来自于古代氏羌民族。例如汉文史书记述有氏羌人行火葬和父子连名家谱习俗在彝族中尚保留，在语言上亦为同一语族。《后汉书·西羌传》说：“五世至研，研最豪健，自后以研为种号，十三世至烧当，复豪健，其子孙更以烧当为种号”，烧当玄孙滇良以下的名号：

滇良	[滇吾	[东吾——东号
]	迷吾——迷唐
		号吾		
]	滇岸		

滇零——零昌

《吕氏春秋·义赏》：“氏羌之民，其虏也，不忧其系累，而忧其死不焚也。”《太平御览》引《庄子·逸篇》：“羌人死，焚而扬其灰。”可见焚尸是羌人的习俗特征。近代彝族火葬之习俗，元

“彝”字在新中国建立前写作“夷”，1950年改作“彝”，取“鼎彝”的含义。此系汉族对该族的他称。彝族的自称主要有诺苏、纳苏、聂苏等。“诺”、“纳”、“聂”均有黑色的含义。“苏”意为人。彝族以黑为贵，故有此称。此外，还有保保、罗武、所都、洗期麻、改斯、迷撒、纳罗、濮拉、仆瓦、里泼、腊鲁、撒尼、尼泼、阿西、葛泼、阿灵、罗泼、罗卧、阿武、阿乌儒、六米、米利、阿哲、勒苏、山苏、车苏、民期、希期泼、纳若、撒马都、堂郎让、咪西苏等自称，大体与原有的氏族、部落或居住地有关。

朝李京《云南志略》：“罗罗即乌蛮也，酋长死，以虎豹皮裹尸而焚，葬其骨于山，非骨肉莫知其处。……自顺元、曲靖、乌蒙、乌撒、越间皆此类也。”《景泰云南图经志》卷二罗雄州：“州多罗夷，死无棺，其贵者用虎豹皮，贱者用牛羊皮裹其尸，以竹篲舁于野焚之，会亲友，杀牲祭享，异其骨而不收，酋长及富者，则令婢看守，长者二三月，幼者月余而止，藏其骨，非亲人莫知其处。”

氏羌人的有些婚俗也与彝族相似。《北史·宕昌羌传》：“父子伯叔兄弟死者，即以继母、世叔母及嫂弟妇等为妻。”《新唐书·党项传》：“汉西羌多种，……妻其庶母、伯叔母、兄嫂、子弟妇。”彝族婚俗以林耀华《凉山彝家》（1947年）记载的近现代婚俗情况“罗罗有娶兄弟妇的规例，那就是哥哥死了，弟娶兄嫂，或是弟弟死了，兄娶弟妇，此与汉俗大异。娶兄弟妇谓之转房，转房以平辈兄弟为最适宜，无亲兄弟者，堂兄弟亦可，由亲及疏，按例转嫁。转房之俗，由来甚久，夷族到处实行。迄今不但同辈间有娶兄弟妇之举，即叔死侄娶婶母，或侄死叔娶侄媳者，所在多有。转房以平辈及叔侄辈占多数，凉山夷中父娶儿媳或子娶父妾，甚至祖纳孙媳者亦有所闻。”这些婚俗与古代氏羌人相近。

有人认为古代西南地区的“昆”“叟”“覺”是彝族先民。方国瑜《彝族史稿》说：“昆、叟、覺是古代羌人分支迁到金沙江以南的三个族，可能分支还不是渡江以后，已是住在大渡河流域时期已分支，其东支为覺，西支为昆，分别向南迁到滇东北和滇西地区。而叟即越间羌主要的族，定居在邛海和滇池两个地区。”

有关“昆”、“叟”、“覺”的情况，《华阳国志·南中志》：“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皆曲头木耳，环铁裹结，无大侯王，如汶山、汉嘉夷也。夷中有祭黠能言议屈服种人者，谓之‘耆老’，便为主。论议好譬喻物，谓之‘夷经’。今南人言论，

虽学者亦半引‘夷经’。”这里“大种曰昆”是说这些部落总称为“昆”。“昆”亦即“昆明”，隋唐以后又译作“昆弥”。“昆”为族名，“明”或“弥”是“人”的意思。“小种曰叟”是说昆明人中的一些部落自称为“叟”。“叟”这个称呼始见于东汉以后的汉族史籍，当是东汉以后才从昆明部族中分化出来的。《华阳国志·汉中志》武都郡说：“氏叟，多羌戎之民”。《尚书·牧誓》孔颖达说：“叟者，蜀夷之别名。”

覺人，《吕氏春秋·特君览》说：“氏羌呼唐，离水之西，覺人野人，……多无君。”“离水”据方国瑜先生认为是在大渡河入岷江之处。《史记·司马相如传》：“南夷之君，西覺之长。”《集解》引徐广说：“覺，羌之别种也。”《主父偃传》：“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覺”。《说文》：“覺，犍为蛮夷”。《汉书·地理志》犍为郡覺道县（今宜宾地区）说“故覺侯国也”，是覺人曾聚居之地。《华阳国志·蜀志》犍为郡覺道县说：“本有覺人，故泰纪言覺童之富，汉民多，渐斥徙之”，即覺人后来多迁到金沙江以南滇东北区域。覺人是形成彝族中白彝和土家族的先民。

彝族北来说的起因，还有从语言学上来看认为彝语属藏缅语族。认为氏羌语系统如羌族和藏族等都是居于古代西北地区。

研究族源问题不考虑语言因素，那就等于闭着眼睛在树林里寻找道路。所以，研究族源时语言因素相当重要，语言在某种角度上被称为“活化石”。

从语言因素来看彝族族源，有充分证据显示，与羌语和藏语等北狄语系统特点关系远，与缅语等南蛮语系统特点关系近。

有时有些关于族源问题在本民族的神话传说中就有蛛丝马迹。彝文文献《勒俄特依》中有一段经文就提到这方面的问题，

朱文旭：《覺为彝说》，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6年3期；《土家族为“覺人说”》，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4期。

盖兴之：《试论缅彝语的谱系分类》，《民族语文研究文集》，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缅彝语支初探》，载《民族学报》，1982年总207期。

书中说远古发生了洪水泛滥，很多人和动植物被淹死，笃莫乌乌带领族人坐在木柜上躲过了灾难。笃莫乌乌后来生了三个儿子，三个儿子都是哑巴，不会说话。他去问恩体古兹，如何才能让三个儿子成为会说话的人。恩体古兹给他说，你到深山老林中砍来三根竹来烧，他们自然就会说出话。笃莫乌乌从深山老林中砍来三根竹后，放在火上烧，然后让三个儿子坐在火边。一会儿，竹子烧炸第一根时，大儿子首先被烫着说出“哦底哦夺”，成为藏族的祖先，双腿跪着坐；第二根竹子烧炸后烫着次子，说出“阿兹格”，成为彝族的祖先，跳到竹席上坐；第三根竹子烧炸后烫着么子，说出“毕子来格”，成为汉族的祖先，跳到门槛上坐。

我们从这则传说中可以看出古代接触较多的民族是藏族和汉族。同时从中也可以看出古彝人认为藏汉彝同源的模糊观念。

彝族北来说之观点是目前史学界的主要观点。但早年就已经有人提出疑问。如马长寿《彝族古代史》：“直到目前为止，无论汉文文献或彝文文献，我们还找不到彝族起源于西北羌族起源地青海高原的根据。很难想象当战国秦献公威逼黄河上游赐支河曲的羌族南下时（约当公元前4世纪中叶），云南地区还没有彝族。”

彝族东来说，就是认为部分彝族来源于古代楚国一带。陈士林《彝楚关系述略》一文说：“唐代的‘卢鹿蛮’（卢鹿、傩、罗罗）就是春秋以来以卢、罗为基础的部落、部族通过一定形式的联盟过程与其他构成成分长期融合而成。”“同样，从现代彝族自称 nuosu 也可以设想，就是魏晋以来以 nuo 和 su 为基础的部落、部族，通过一定形式的联盟过程与其他构成成分长期融合成的。”在唐代，彝族有“卢鹿蛮”部落，元代以后彝族又被称为“罗罗”。明·天启《滇纪》卷30说：“（罗罗）其初种类甚多，有号卢鹿蛮者，今讹为罗罗，凡黑水之内，依山谷险阻者皆是。”最先卢人居住在今天的河南的洛水流域。殷商末年，卢人曾参加

了周人伐纣的行列。到了春秋时期，卢人已迁居到湖北江汉之域。《史记·周本纪·正义》引《括地志》说：“房州竹山县（今湖北上唐县）及金州（今陕西安康县），古卢国也。”卢人到了江汉一带后与当地的罗人相结盟。《左传·桓十三年》记载，楚国屈瑕伐罗，卢罗联军在鄢水，在宜城县附近打败了楚军，说明当时卢罗部落的力量是强大的。同时，卢罗与楚人的关系也很密切，罗部落的姑娘叫季姬嫁与楚国，卢部落的姑娘叫荆妨嫁与楚国。

东来说者认为：卢、罗两国为楚人所灭后，难民便西迁进入四川。卢、罗两部落在江汉流域生活了一段时期，与楚人关系密切，在他们融入彝族以后，又带进了楚人的一些文化。

彝族土著说，就是认为彝族主体居民是云南土著人。目前彝族为西南“土著说”的文章和著作不少。特别是本民族学者持此观点的人越来越多。如罗希吾戈《论彝族渊源》和陇贤君《彝族起源及形成的再探讨》、朱文旭《彝为土著说》系统地论证了彝族自古就是西南地区的土著民族。

从大量彝文文献反映的人类起源的背景是今天西南地区。如《勒俄特依》中说支格阿龙是龙的儿子，他骑着有翅膀的神马在滇池（滇濮梭罗）上往返走婚，滇池南边有一情人，滇池北边有一情人，后来因马翅被一情人剪去一部分，故掉入滇池而亡。

滇池和古滇国的得名可能与彝族居于该地有关。《勒俄特依》说支格阿龙是“龙”部落和“鹰（雕）”部落通婚而生的。《史记·西南夷列传》：“南夷君长以什数，放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椎髻，耕田，有邑聚。”《史记·西南夷列传》：“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从《勒俄特依》内

《彝族文化》，1984年会刊。
《思想战线》，1989年第1期。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